

青 年 文 庫

信 仰 與 行 動

王 清 彬 譯

中 國 化 學 社 印 行

車

文 信

書

青年文庫
王清彬譯

仰

與

宗 待

黃 動

中國文化服務社印行

譯者序言

散妙爾在現代哲學界並無赫赫之名，這本書也不是什麼權威的哲學著作。它只是著者對於現代種種問題的一種看法，寫給一般大眾看的，所以又名「每日哲學」，是一本通俗讀物。雖然不是什麼權威著作，但却有其一貫的思想，系統十分謹嚴，而且內容異常豐富，由宇宙觀人生觀一直談到宗教問題，倫理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國際問題。它是綜合性的，它代表著者對於這些問題一貫的看法或態度。

如第一章的題目「一個混亂的時代」所示，他由現代人的心理危機談起。現代人所以有一種普遍的不安心理，由於大家沒有一種共同的信仰，以致倫理、政治、經濟、教育以及階級關係、國家關係、種族關係等等都沒有堅牢的基礎，宛如建築在沙漠之上。因此人們都陷於一種危疑震撼的情況，而全世界便日在彷徨不安之中。揆其所以致此的基本原因，乃是宗教與科學的衝突以及各派宗教間的衝突。要挽救這種危機必須設法謀科學與宗教間以及各派宗教互相間的調和一致，因此，著者提出宗教改革問題。著者的理想是要建立一種新宗教，這種新宗教將不再是「老百姓的鴉片煙」，而成爲一種人人需要的滋補聖藥。這種新宗教將

完全放棄歷史上宗教的神祕色彩，放棄一切硬性的教條，而以理智爲最高的裁判者。它是「向前看的，爲理想而奮鬥的，爲一種意識，即「進化歷程爲宇宙之根基」這種意識所鼓舞，而努力要迎合那個進化歷程的」。這種新宗教將完全放棄宿命主義，而以另一種主義代替之。這便是「人定勝天」主義。它承認奮鬥的價值，承認人類地位的尊嚴。人類將不再是宇宙中正在完成的一種神聖使命的旁觀者，而以這種使命的完成者自居。換言之，那宇宙不朽的目的將假手於人類而得實現。把現在與日常生活處於隔離地位的宗教，再拉回到日常的生活之中來。

這本書雖是由宗教問題談起，並以宗教問題作結，但如上所述，它是綜合性的，它是以一貫的眼光來看取各種問題的。正因爲著者有其一貫的宇宙觀與人生觀，所以他的宗教改革主義就建築在這個一貫的觀點之上。因此，我們不得不倒回來談一談他的宇宙觀與人生觀。著者同情斯賓諾莎的看法，以爲「心」和「物」只是同一實在以不同的光景而顯現的兩個方面，他說：『思想之爲實在一如物質，而物質之爲實在也一如思想』。但同時，他高揚「精神」，高揚「理智」。所以他的宇宙觀亦可名爲「主知主義」。我們對於宇宙的究竟，現在雖尙處於不知之境，但著者以爲真理總會有被發掘之一天。斯賓塞把世界分爲「知」「不知」及

「不可知」三個領域，著者則認為不可知的世界是否存在，尚在「不知」的領域之中，所以他說：「往事如此，我們鑑往知來，可知人類將來總會有一天曉然於天演的整個歷程，由最簡單的的基本質素以至最繁複的「心」之表現，亦即「由大氣以至天才的進化」。本書的第三章科學的眼界以如下的話做結：「科學把我們帶到當前的認識境界，這不一定是已到盡頭，却勿寧是這樣一個所在：後面即是我們所後來的大路，而前面漸要縮成一個小徑，但在小徑前面，却還有隱約的通路，似乎會引導我們到一個廣闊而尚未開發的境地」。

有什麼宇宙觀便有什麼人生觀，著者的宇宙觀既是「主知主義」，他的人生觀便可名為「奮鬥主義」，或「社會改善論」。他懷抱一種信仰，認為「大體上現在比過去好，將來可能更好，但需要努力才能達到更好的境界」。人間世雖有種種禍患，但那正是進化歷程上所不可避免的，因為生命具有選擇能力，這正是生命的精神上的本質，而選擇必然含有錯誤的可能。所以禍患勿寧是人生旅途上的一座燈塔，它時時警告人生使之不致陷於致命的危境。

有了這樣的宇宙觀和人生觀，著者的整個思想系統就是建築在這上面。

例如，他的道德哲學認為是非善惡的標準不應求之於先天的理論，而應求之於實際生活。他認為是非善惡應以行為的結果為判斷的標準，凡可能誘致人類幸福的即算作是，否則算

作非。但所謂幸福，並不能下一個抽象的定義。我們斷定何者增進「幸福」，何者背反「幸福」，應把理智和直覺合在一起作為我們判斷的指針，而以實際經驗為試金石。人類與生俱來的本能有兩方面，一組的本能追求他自己的生存與幸福，另一組本能則因他人的幸福而感到滿足。所以為善的動機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有的起於利己心，有的起於利他心。道德的鵠的應該是求利己心與利他心的平衡發展。他又認為在人類進化的現階段上，賞善罰惡的制度尚有其必要，一味希望人人都能永遠「為善而為善」，結果一定一團糟。「為善而為善」的境地確在我們理想之中，但其實現當尚在遙遠的將來。

他的教育哲學和他的道德哲學有其必然的關聯。為善的動機既是多元的而非一元的，所以社會應盡其可能利用的一切手段來加強那些足以引起「為善」的誘因，並減弱那些足以引起作惡的誘因。教育的鵠的即是培養發展人類的利他本能，發揚人類的同情心，仁愛心，以便逐漸達到一種理想的社會秩序，其中一切的人都是「努力為善而即以為善自娛」的。他認為家庭在教育上社會上有其重大意義，所以他主張維持家庭制度。

他的經濟哲學的基本觀念認為「物質價值乃精神價值所必不可少的下層建築」。人生的意義決不以物質生活為限而有其崇高的方面，自不待言，但精神生活必須以適當數量的物質

爲其先決條件。因此，他主張爲現代經濟癥結的貧窮現象是要盡全力來撲滅的。但一談到貧窮現象，我們馬上就面對着兩大問題，即：私有財產和財富分配。現代世界由於這兩大問題而陷於階級鬥爭社會革命的危境之中。爲解決這兩大問題，世界各國曾做過各種不同的實驗。蘇俄試驗的是一種類型，納粹試驗的是另一種類型，英美等民治國家試驗的又是一種類型。著者認爲納粹的類型不足爲訓，『他國的觀察家在此找不到什麼指點』。蘇俄的類型則尚在實驗之中，結果如何，『現在還不能作什麼結論』，但以蘇俄歷史上的情形特殊，種種因素都爲他國所無，所以『俄國革命史似乎不會在他處重演』。著者對於英美的類型頗爲讚美，認爲『這種制度不是由什麼單純的定理出發，也很少被人作成一個整個的公式，它並不以「觀念學」自命，但在某種程度上確有「觀念學」的價值。到今天爲止，它實施的結果顯較其他兩種類型爲優良』。不過這種制度亦只在某限度以內有其成就，貧窮現象依然固執不變。我們是否因此便須採取更爲澈底的手段呢？著者認爲蘇俄的辦法未免所費代價太大，不得不失，而且，『爲增進人類幸福而發動的一種運動，它本身不應該是不人道的，』所以著者的結論是『改革應該是漸進的』。

著者的政治哲學的基本觀念是：自由與秩序必須保持平衡。『自由不是一個單純的概念

，它包括四個要素：民族的，政治的，個人的，經濟的』，換言之，就是民族自由，政治自由，法律自由，經濟自由。歷史上許多紛爭不一定起於自由與權力之間，反而往往起於所爭的各種自由之間。著者對於極權政治的幾個基本觀念加以深刻的批判，但他決非因此而看輕國家的價值，他却認為國家具有重大意義，國家造成了文明的環境，『倘然沒有國家的話，文明人便亦不能有了』。因此，著者極看重自由和秩序保持均衡的必要，他說：『如果自由的政府其意義即等於軟弱的政府，那末，自由便將消滅於無政府狀態及伴此而起的反動之中。自由確是一件大事，但首先必須建立於政府之基礎上。一個民治社會必須於其所有份子的集體威權與其各個份子應享的自由之間時時維持平衡』。其次，著者於指出政黨政制的種種缺點之後，認為『尚無其他取制可為政黨政制的代替物』，所以問題不是廢除政黨政制，而是如何把它巧為安排，以便革去它的缺點。最後，著者認為各種自由必須兼籌並顧，『凡最能和最適於全盤享受一切形式的自由者，即是最快樂的』。

著者對於國際關係的看法，認為現代世界的危機，大部分由於一種所謂『現實主義』的信念。這種信念以為個人道德不能適用於國家，個人的某種行為，在道德上為不當的，若由國家來做，便無所謂不當，而且個人反應予以擁護。著者認為這種信念最為荒謬，他主張國

家道德的規範亦即個人道德的規範，在個人應保持利己之心與利他心的平衡，在國家亦應如此。個人既不應互相殺害，國家便亦不應互相爭戰。著者痛斥戰爭哲學——即謂戰爭爲人類進化上所不可少的一種自然歷程之說——的荒謬；他以爲『在進化程序上，合作互助正與競爭佔着同等重要的地位』。他又逐一評判各種定命論的歷史哲學，認爲定命論是無稽的，因爲歷史也逃不出因果律，只要人類能控制因果律，便能控制歷史。歷史乃是人的產物，一切都看人自己的信仰與行動如何。這與他的「精神至上」的「宇宙觀」和「人定勝天」的人生觀是前後一貫的。所以爲促進世界和平的建立，我們必須澈底拋棄那神祕的定命的歷史觀，用科學態度來把握歷史，以期展開人類的前途。關於建立世界和平的要件，著者認爲應保持三個重要原則，即：（1）大國小國地位平等；（2）不干涉他國內政；（3）遵守國際條約。關於國際聯盟制度，著者認爲有一個基本缺點，即只有司法制度，而無完備的行政制度和立法制度。

最後，著者又回到宗教問題上來，以爲現代世界陷於黑漆一團的根本原因，既由各派宗教間的隔閡，而且宗教不僅不足以抵制暴力與戰爭甚至反爲它們張目，所以爲挽救當前危機，著者提出「殊途同歸」這個口號，做爲宗教世界當前應該一致遵守的信條，和宗教改革運

動的理想，期望一切信仰攜手走向一個共同鵠的。

以上已把著者的思想系統做了一個輪廓的介紹。著者對於各種問題的見解，大體上都很正確，惟其過分重視宗教問題一點，似乎不免於成見。今日世界之陷於混沌，宗教問題也許是一個原因，但決非唯一原因，單純由宗教方面來替今日世界尋覓出路，恐怕毫無所得。宗教在今日也許還有其需要，但人類日益進於文明則宗教的需要日少，將來也許有一種由科學哲學與藝術融合而為一的美育起而代之，抑或由一種人生觀的信仰做為牠的代替品都說不定，但宗教必有消滅之一日，殆無疑義。原來宗教與迷信，歷來即已結了不解之緣，所以著者對於改革宗教的主張認為宗教中迷信的要素可以完全剷除淨盡，要把宗教置於理智的裁判之下，這一點恐怕只是他的幻想而已。不過我們對於著者也不應不加原諒，他處於基督教的氛圍之中，似乎不能自由發揮他的思想，完全去掉宗教的束縛，決非他的環境所能容許，所以他轉來轉去，始終轉不出宗教的範圍，他一方高調主知主義，高調「人定勝天」，一方又擺脫不掉宗教的桎梏，在他的思想系統上形成了一個大大的矛盾。這一點我們應該特別喚起讀者的注意，希望讀者勿為他的成見所蔽。（以下在第六章中譯者對於著者的見解將擇其要點所在加以按語）

譯者翻譯這本書的動機，是因為讀了之後，發現著者的思想系統頗可與 國父的三民主義互相發明。由根底上來互相比較，著者的宇宙觀與人生觀都與民生哲學有其相似之點。著者所謂「思想之爲實在一如物質，而物質之爲實在也一如思想」，及其第二章末尾引徹斯賓挪莎的話：「思想世界和物質世界其間決無衝突抵觸，所有者只是同一實在以種種不同的光景顯現而已，自然是完整的，同時也是齊一的」，等語，不即是 國父所謂精神物質相輔爲用，二者本合爲一的註腳嗎？著者的「主知主義」和其「人定勝天」的人生觀，以及幾乎處處提到的「進化歷程」的觀念，不即是 國父的知難行易說嗎？有此基點的類似，則以此爲基礎而建立的政治哲學、教育哲學、經濟哲學更多符合之點，自可推想而知。例如，著者「自由與秩序必須保持平衡」的說法，簡直就和 國父所主張自由與專制兩種力量必須維持平衡的基本政治原理如出一轍。著者所謂四種自由必須同時建立而不可偏廢的說法，又足爲 國父所以要創立三民主義的原意，以及三民主義的連環性恰好做了一個適切的註解。至於著者的經濟哲學雖不及民生主義之澈底，並有替英國制度在後台喝采之嫌，且全無具體的改革方案，但其將蘇俄制度視爲一種國家社會主義，及其生產應與分配並重之說，亦不無與民生主義相似之點。

譯者學識淺陋而且對於哲學又是門外漢，這部書的翻譯本不該冒昧嘗試，但因個人愛好哲學的原故，又因發現著者思想頗多與民生哲學類似之點，可爲三民主義作個註腳，於是大膽把它翻譯出來，錯誤之處，必然很多，尙望讀者，多多指教，以便再版時加以更正。

這本書有三種版子：其一是英國 Messrs. Cassell. And Co., Ltd. 出版的，其二是美國 Bobbs-Merrill Co. 出版的，其三是 Pelican Books 所印的廉價版。譯者所據的即是這第三種。在一二兩種版子中，尙有附錄五章，爲討論純粹哲學問題的，可惜廉價版把他完全刪去，以致我們對於著者的哲學思想，不能窺其全豹，這實在是遺憾的。只好等將來覓得第一或第二種版子時，當再爲補譯。

民國三十一年七月三十一日王清彬序於重慶

信仰與行動 目次

譯者序言

第一章	這個混亂的時代	一
第二章	我們周圍的世界	一
第三章	科學的眼界	一五
第四章	古代信條與現代知識	二五
第五章	直覺神祕主義與奇蹟	三八
第六章	宗教的前途	五七
第七章	禍患	七六
第八章	是與非	九二
第九章	為什麼爲善?	一〇三
第十章	家庭	一二〇
第十一章	貧窮與財產	一三〇

信仰與行動目次

第十二章	自由	一五二
第十三章	國家與世界	一六九
第十四章	和平之條件	一九〇
第十五章	行動	二〇九
跋		二一七

這就是我們生活環境的種種，然則，我們有什麼路途好走呢？

我們是否去歸依那些古舊的教條和習慣；即把我們的希望當做信仰；即以信奉他人的信仰爲滿足呢？

我們是否要這樣說：引起這種混亂的就是思想和行動的自由；讓我們把自由拋棄罷；讓我來追隨有奪取權力的胆量和控制思想的手段的人們罷；讓我們來承認理智上的專制以免道德上發生無政府狀況的恐怖罷，我們是不是要這樣說呢？

還是我們就躲避於一種定命論的立場，取一種無所關心的態度呢？我們是否願意複敘吉本（Gibbon）所說的那句話——『歷史不過是記載人類的罪惡、愚蠢、和不幸的記錄，此外一無所有』？現在的事情怎麼會兩樣呢？『難道宗教家或哲學家之間已有一致的見解嗎？』？宗教家或哲學家之間何曾有過一致的見解呢？難道我們已經可以找到任何徵兆以爲引致他們的見解趨於一致的根據嗎？究竟何爲人類的理性？何爲真理？何爲是非？目前我們還是實感『今日有花只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那句俗語罷！或則逃避於藝術之鄉娛樂之里罷！讓我們來任聽人類的罪惡，愚蠢和不幸而置之不問，降在我們頭上的禍患只好盡情忍受罷！我們是否甘心看着這個世界再度把它自己劃分爲大儒、伊壁鳩魯和斯多噶這三個派別呢？

？如果那樣我們將如希臘人和羅馬人所發現的一樣，遲早要遭遇災禍殆已無疑。

可是幾個大問題仍然迫使我們不得不求其解決。我們對於宇宙的莊嚴和美麗已經有深深的感受了；我們對於大千世界的森羅萬象已經浸淫日久；我們對於使我驚奇的宇宙間之一切，神秘和不可思議已經經驗日深了——凡此都迫使我們不甘以漠然無所關心的態度為滿足。

除此另外還有一條路子：這就是往昔每當社會脫離混亂和危險的局面而漸次恢復舊觀時人們所走的路子。這條路子便是：任何人們都一心一意的設法解決當前的問題，把這些問題看做一個整體，不怕文明據以建築的那個基礎受到檢查和試驗，必要時即使澈底改造那些基本思想也在所不辭。

我們也許已經開始進入和前此不同的一個時代，那位有遠見的觀察者，在現代哲學家中有，嶄然露頭角的懷梯海（Professor Whitehead）教授曾發過這樣的預言：『我們已經進入一個改造的時代，宗教、科學和政治思想一切一切都在改造之中』。他又說：『這種時代，如果要想避免在兩極端的思想之間受着愚昧的猶疑震撼，必須澈底的發掘真理才行』。

第二章 我們周圍的世界

我們周圍的世界可以有種種方面的看法。最通常的看法有三：第一是日常生活上的看法；第二是科學上的看法；第三是生命觀的，精神觀的，或心理觀的看法。

在日常生活裏我們認識一些物質的東西。它們是堅硬的；它們有其本質，有其大小，有其重量。它們有顏色，氣味和冷熱。玫瑰花是紅的，它的氣味是香的；草是綠的；火是熱的；冰是冷的。我們看到日出日落，在晚上又看到千萬的星在太空中閃爍。我們感到微風徐來，我們體察天氣的寒暖。人們的一舉一動是依照他自己的自由意志而加以選擇的。他們也受機會的支配；東家的老土前天中了彩票，西家的阿毛昨天被汽車壓死，這兩事的發生，純粹是偶然的。在我們這個世界裏時間是一回事，空間又另是一回事；鐘表和日曆告訴我們時間，尺度和地圖告訴我們空間；二者是迥乎不同的。如此這般便是幾千萬年以前的原始人所瞭解的世界，也就是目前的兒童們所瞭解的世界，而在人類以外的動物界大體上或許也是同樣的看法罷。

科學看法下的世界便大不相同。這種看法是我們在書籍上，雜誌上，和科學家的講座上

第二章 我們周圍的世界